

随笔

羊肉汤里的时光

□西洲荷语(宁夏石嘴山)

父亲已走了十二年,那时候我四十岁。可每次揭开锅盖,白雾腾起时,我依然会下意识地侧头——仿佛他还在旁边叼着烟,等着说那句:“汤要慢慢熬,急不得。”

羊肉汤的香气没变。变的,是厨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那个叼着烟说话的人已不在了,但他曾说过的话至今还常回荡在我耳边:“羊肉汤的香味是熬出来的,不是高压锅压出来的。”而今这香气里,熬着的是我与父亲四十年的父女时光……

下午三点左右,我推开三楼的家门,厨房里传来父亲的声音,“芳芳回来了,去洗把脸,换下衣服,过来端烩肉,爸给你在锅里温着呢。”

听到这话,晕车的难受,赶路的疲惫便立刻散去了。我快速换了家居服,洗了把脸,就跑到厨房。父亲照旧坐在炉子前的椅子上,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火。看着烟雾里的父亲,我照旧搂着他的脖子,亲昵道:“爸,又炖羊肉汤了。”父亲一边翻了锅,一边说,“上周走时,你不是说要吃炖羊肉吗?这是我早上去肉店买的新鲜羊排,午饭后炖的。炖好了,给你再烩上白菜、木耳和粉条。吃米饭。”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端上烩肉和父亲去了客厅。从初中起,我和父亲有了吃午饭聊天的习惯。每次回家时,父亲都会在家等我回来,吃饭聊天。

看着眼前的羊肉汤,想起父亲曾无数次叮嘱过炖汤要领:将新鲜的羊肉切块,与生姜、大葱一同焯水,去除膻味。“一定要把第一遍汤倒掉,再用冷水把肉上的杂质洗干净,冷水下锅,锅开后放入葱姜蒜以及香料,少许盐,这样煮出来的羊肉汤白嫩如膏,十分鲜美。”那是他四十载总结的要领。

锅开了,父亲熟练地用勺子撇去肉汤表面的浮沫,空气里浮动羊肉汤的醇香。透过热气,我

看到父亲眼角的细纹,不禁一阵心疼。什么时候,在我眼中一直高大的父亲不那么高大了?

父亲曾说过,古时的羊肉汤,是权贵的专利。那时候的王公贵族们在寒日里围炉而坐,碗中羊肉的热气袅袅升起,氤氲着富贵的气息。

可我记忆里的羊肉汤,从来与富贵无关。2002年12月,我生儿子坐月子。近70岁的父亲,每天上午气喘吁吁地爬到六楼我的家为我送羊肉汤,只是担心他的小女儿月子里吃不好。

2012年大年初一的早上,父亲照例一大早起来,为我们炖上一锅羊肉汤,中午时又烩上白菜木耳粉条,配上油饼,这是我们家初一的经典饭,已成了惯例。这也是父亲为我们做的最后一顿饭。正月未过,父亲就不舒服住进了医院。

他在2008年年底就查出了肺癌,但他一直坚持不开刀,不化疗,坚持了四年。

在陪伴他的每一天里,我都想问他为什么不治疗——是怕花钱?还是别的什么?但始终没有问出口。如今想问问再也没有机会了。他走在了2012年的暮春。

今年四月,母亲也走了。离开宁夏时,我想去看看父亲,看着坟前树上的鸟儿掠过,恍若看见他用勺撇去汤上的浮沫。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汤要慢慢熬”。我以前不懂,现在好像懂了一些,日子如汤一样,都要熬。

暮色中的火车窗外,万家灯火浮动。每扇亮灯的窗后,或许都有个守候着炉灶的身影。恍惚中,我仿佛又看见了父亲用过的炖锅在灶台上投下光斑,那光,四十年来从未熄灭,依然闪亮。

此刻,我也终于懂了那句话的分量。在每一缕羊肉汤的香气里,与父亲相伴的时光从未走远,从未……

诗语

登阅江楼

□张兴祥(宁夏银川)

拾阶而上时,他敏捷地跑到了我的前面
天高地阔,凉风舒爽
这实在不太像是盛夏的南方
我们爷俩笑说,感谢那场台风为我们清场

今天的狮子山,不属于朱元璋
我带一个真正年少的人来了
可不可以比平日里多一点轻狂
他十岁,到今年秋天才满十一岁
但他已见过许多我未曾见的风景
我能清楚地看见他倚栏眺望时
眼底闪过的那一丝漠然

楼群中的紫峰大厦很瘦削
江面上,货轮南来北往地跑
这于他算不算什么别样的景致,我讲不好

不要去打搅一个发呆的孩子
长江无语流过
像一封永不收尾的信笺
在古老的日色下
被无数双眼读成各自的人间

一只蜻蜓栖在小荷上
(外一首)

□王军(辽宁沈阳)

一只蜻蜓栖在小荷上
透明的翅膀微微颤动
像刚合上的信笺
风从水面走来
翻开它,又匆匆合上
水下的鱼
突然吐了个泡泡
撞碎了倒影里的天空
小荷借机弯了弯腰
把载着它的那片绿
轻轻按进水里
于是,水面之下
也有一只蜻蜓
正倒挂着,试图读懂
那个正在下沉的天空

池塘

总是把最柔软的一面
留给云,留给偶尔路过的雁鸣
剩下的,留给藕花
留给那些还没想好名字的水草
也留给蜻蜓
也留给晚风
然后,它就把夜色轻轻按进水底
又把一生的波纹
悄悄藏进蛙声
直到月亮起身
把清辉轻轻铺下来
它才终于有了心事
像一封刚刚寄到的家书
安静地,躺在游子的掌心

有感

地里长出来的“花窗”

□苏笑俐(江苏苏州)

生活在苏州这个城市,我很喜欢园林里的花窗,透过园林中的窗户望向外面的景色,窗户外随风舞动的树、应景开放的花和形状各异的假山,就像是一幅动态的画镶在了古典的窗户里,走过了不同的季节。前几天,普通的水泥方块地面上也能长出动态的小“花窗”。

清晨,我如往常一样在家附近的河边散步,无意间,看到了夏日的阳光尽情地洒向大地。走到桥边,阳光从桥洞中穿过来,照在桥洞边错落的野草身上。就这样,金黄色的阳光、灰色的桥洞、绿色的野草,立体的彩色世界在水泥方块上,被影子重新调色,形成了水墨画般的花窗模样。

看着地上长出来形态各异的“花窗”,我赶紧用手机拍下来,将每个花窗截图成小小的一块,发出九宫格的朋友圈。由于阳光照射的角度不一样,肆意生长的野草们有的浓墨重彩地将自己印在框里,有的几片叶子隐隐约约地印在地面上,有的将小小的枝叶露出一角印在水泥方块上,像极了各种形态的闲章,印在大自然这幅山水画中。

浪漫具有局限性,生活的美景更多是在不经意处。我喜欢不经意的美好,没有千篇一律的介绍,任由自己的感官探秘没有固定答案的世界。

长在地上的花窗,就像一位艺术家不经意间的才华流露,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就像在大千世界里的一个盲盒,永远不知道还藏着什么好玩的事情。

我将小花窗的照片打印装裱放在办公桌前,这是大自然画家的作品。看着它,我随时提醒自



清简。由生成

己,在日复一日的两点一线中,可以创造出自己的艺术。太阳每天升起,小草每日成长一点点,河边的桥更是每日不变,但就是这样一成不变的世界里,也能呈现出一个美好的花窗。

在相对固定的世界里,不如放慢脚步,竭尽全力地享受当下的一切,从不同的角度找到丰富多彩的自己。有园林世界和大自然的“花窗”,那么如何在固定的框中,变幻出属于自己的花窗世界呢?享受当下的月圆盈缺,幸福地生活,感受每一秒中的美好。